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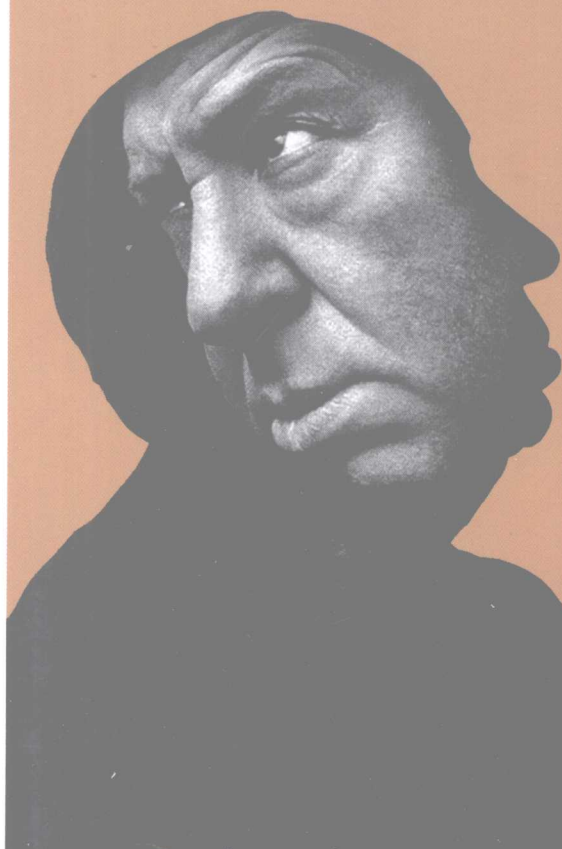
ALFRED HITCHCOCKS

The Master Of Suspense

悬念之父：

只能模仿，

无法超越。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金蝉脱壳

王 强 王 帆 史玉哲
向 宏 李文君 孟冬冬 等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ALFRED HITCHCOCKS

The Master Of Suspense

金蝉脱壳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王强、王帆、史玉哲、向宏、李文君、孟冬冬/等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蝉脱壳/王强等编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1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ISBN 978-7-5387-2548-3

I. 金... II. 王...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6692 号

金蝉脱壳

作 者	王强、王帆、史玉哲、向宏、李文君、孟冬冬 等编译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高晓诗
责任编辑	陈 琛
特约编辑	苗欣宇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62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726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庸，他的武侠小说让亿万华人沉醉其间；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他的悬念和惊悚故事像海啸一样席卷人类的心灵。

这是一位来自阴暗世界的传奇天才。在希区柯克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交给他一张纸条，让他送给警察。警察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把他儿子关上五分钟，以示惩戒。警察照办。惊悚和悬念就这样戏剧性地在希区柯克的心灵上打上沉重的烙印。他总是一个人关在黑暗的小屋中，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对他来说，恐惧并非一个突然飞过的蛾子，或阴暗角落里爬行的蜘蛛，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来自内心的战栗。任何物体的摆放和存在，对于他说都构成威胁，让他的心灵倍感刺激。他喜欢猎奇，对谋杀、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XIQUEKEKEXUANNIANGUSHIJI

下毒之类的事深感兴趣，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正是这种来自童年的阴影和经历，让希区柯克理解了黑暗的力量。这种力量伴随他一生，渗透在他的影片中并释放出来。如《惊魂记》(Psycho, 1960) 中著名的浴室暗杀镜头，希区柯克始终用镜头来烘托和渲染恐怖的感觉，却并不表现任何直接的打斗冲突。危机和恐惧就在后面，让人惊悚。这部影片放映之后，成千上万的女性对浴室莫明恐惧，不敢洗澡。而希区柯克却说：“对我而言，《惊魂记》是个大喜剧。”

这位登峰造极的悬念和惊悚大师 1899 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蔬菜批发商家庭，从未受过正规的电影和戏剧专业教育。1920 年进入电影圈做字幕设计。1926 年拍摄《房客》，一举奠定在电影界的地位，这部电影当时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影片”。1939 年，应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之邀，希区柯克到好莱坞执导他的《蝴蝶梦》，一鸣惊人，捧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希区柯克一发不可收拾，佳作迭出，拍摄了《爱德华大夫》、《美人计》、《后窗》以及《惊魂记》等杰作。

希区柯克的故事有自己一贯的模式，绝大多数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根据他的理论，悬疑必须设计成这种紧张气氛：以观众为主线，通过剧中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来发展，但是观众却无法得知这些角色与危险是谁造成的，或是会再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但是又必须让身处其中的无辜者不会受到伤害。于是，我们看到了男女角色之间的互动，而他们却毫不知情；我们了解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却无法推测下一步希区柯克会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故事叙述手法，让人们回味无穷；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多片子都成为经典。其中充满了希区柯克元素：足智多谋的拍摄手法、不可思议的男女角色关系、戏剧性的真相、明亮鲜明的色彩、内敛的玩笑戏弄、机智风趣的象征符号以及支配人心的悬疑配乐。这些元素成就了“希区柯克”这个与悬疑紧张画上等号的代名词——让人感觉无助、惊吓，祈祷着接下来要（或不要）发生什么——而这就是希区柯克！

希区柯克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以至于到了美国后，几乎不敢开车出门。有一次，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



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

他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他的知名度极高，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却离群索居，怕见生人，整天在家里跟书籍、照片、夫人、小狗、女儿为伍，还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他很少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他除了拍片之外，的确是一心不二用的。有人问他，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那他愿意做什么，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爱画，但我不会画。我爱读书，但我不是作家。我只懂得制片。我绝不会退出影界，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他事先筹划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并且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

对于希区柯克来说，电影只是这么一种手段，它能使惊恐不安、经常受着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进行巧妙的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他说，“戏剧就是将生活中的枯燥遗忘。”

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其丰富的意蕴，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

《天才的阴暗面——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一生》（[美]唐纳德·斯伯特著，南海出版公司）一书说，“他对人类的心理世界和异常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体悟，使他的作品有力、深刻而迷人，使他成为一位与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比肩而立的艺术大师。”

1979年，希区柯克80岁生日，坐在轮椅上，向前来道贺的人们致意：“此刻，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恐怖。”一年后，他在洛杉矶去世。

希区柯克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电影，300多部电视连续剧。曾在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为了表彰他对电影艺术作出的突出贡献，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8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

这套书所汇总的故事，均根据希区柯克的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编者竭尽所能，希望将这位大师的故事收集齐全，出版全集，但考虑到难免挂一漏万，故不敢称作“全集”。不过我们相信，这套书肯定是国内收集希区柯克惊悚悬念故事最多的。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XIQUKEKEXUANNIANGUSHIJI

ALFRED HITCHCOCKS

4

在中国，希区柯克的电影、电视和图书一直备受欢迎，常销不衰。我们相信，这些经典作品，必将像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代代相传，流芳百年。

编者



前 言 1

金蝉脱壳	1
线路的尽头	16
兄弟情谊	23
伦敦的夜游神	33
科拉的突袭	47
一杯草药茶	53
故地重游	59
被推迟的审判	67
本月骗子	76
窗	89
多此一举	117
假发匠之死	125
林中木屋	132
挑战	144
寻找米利肯大街	148
意外	162
永远的决斗	166
银色镶边	175
私人战争	180
超级骗局	189
信仰的力量	201
第六个逃犯	207
池塘里的眉笔	213
不对劲儿的车	220
副经理秘史	225
花生仁儿	228
化妆间里的眼药水	233
机舱里的钟声	240
守护神	243

目 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XIQUKEKEXUANNIANGUSHIJI

ALFRED HITCHCOCKS

2

贾丁舅舅	251
妈妈的金戒指	255
惊弓之鸟	259
复仇女侠	263
口袋中的交易	275
老好人	280
丽塔的布娃娃	287
漏网之鱼	296
谋杀计划	299
奇怪的凶器	303
奇遇	306
汽车后座上的手	309
警官的家务事	317
窃贼的浪漫史	325
山里的蘑菇	331
姑妈回城	336
失去记忆的人	340
漏洞	348
偷梁换柱	351
星期三班车	354
椰子糖	358
冤案	363
丈母娘的电话	373
不愿离开牢房的人	381
连环杀人案	389



目 录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金蝉脱壳

JIN CHAN TUO QIAO

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自称雄鹿吉伦的人是在一九一六年夏末，也就是我出任箭山监狱典狱长的第二年。监狱的旧砖墙内没有生活区，我只能在两公里外的箭山村租了一间农舍，一条蜿蜒流过的小河把两处联系起来。而让我和吉伦走到一起的则是对吉尼斯黑啤酒和飞镖游戏的共同爱好，当地那家叫做哈拉南的小酒馆正是以这两样东西招揽生意的。

作为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年近不惑的一个小矮个，瘦得让人痛心，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两撇常见于东方人的胡须留在他的脸上显得不伦不类；花呢上装的胸前佩一条带横扣的怀表表链，再加上苏格兰便帽，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这还不算，更有一册活页笔记本常在他的手边，不时鬼鬼祟祟地往上面记些东西。他的确是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连乡野流行的荤素段子也讲得绘声绘色。看起来手头也宽余，他住在村中央一间包伙食的宿舍里。据称是一位作家，登他的稿子的是一些通俗杂志——《大商船》、《冒险事业》、《故事周刊》、《天下奇闻》等。也许他是，但每当触及他的创作时他总是立即改变话题，更不肯透露他用的笔名或假名。

他绝口不提个人的经历。每当问及，他无一例外地会搪塞过去。由于他说话没什么口音，我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出生的。我只是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偶然得知，他周游过世界。

我就是再活一辈子，恐怕也再难碰上第二个比他更令人着迷或费解的人，他在一九一六年那短短的几周里跨越了我的生命。

雄鹿吉伦是谁？或者雄鹿吉伦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一个怪人是被另一个怪人所吸引或激活呢？会不会是天意或巧合甚至超自然力量的结果？这些问题在吉伦和我搅进了那次最不可思议的犯罪后的六十年里，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

那是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箭山监狱要在那一天执行对杀人犯阿瑟·蒂斯戴尔的死刑……



那天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密集的雨滴像斩不断的思绪从黑压压的天空倾泻下来，闪电擦着人们的头皮划过，在狱墙上方留下似有若无的幻影。这使我本已紧张的神经又增加了几分负荷，这个行刑日似乎非同寻常。午后的那段时间我就坐在桌前，凝视着窗外，一边倾听着挂钟传来的嘀嗒声，一边祈望，但愿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此刻就是下班时间，那样我就可以直奔哈拉南酒馆与吉伦碰头，喝我们的黑啤酒，玩我们的飞镖。

下午三点半，两名自愿来监督行刑的村民到了。我让他们到休息室等候并交代说到时会有人来招呼他们。然后我披上一件雨衣，路过看守长罗杰斯的办公室，叫他跟我一起去行刑室。

应该说行刑室的面积并不大，墙倒是砖砌的，但屋顶是铁皮的，位置在监狱的一角，两边各是纺织车间和铸铁车间。室内的照明灯都镶在墙上，剩下的就是一排见证人坐椅和一个固定的绞刑架。北墙上的那个门与死囚室相连。按照惯例，蒂斯戴尔已于五天前住进死囚室等待这一天。

蒂斯戴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他在首府的一次未遂抢劫案中，冷酷地杀死了三个人。就是关押在箭山监狱的几个月里，他也绝不是什么模范囚徒。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可以对一些犯下死罪的人施以一定的同情，有两次，我还曾向地方官请求过赦免。但是，对蒂斯戴尔，我无意挽留。

昨晚我去看他时曾问他是否想要一位神职人员来，或者最后这顿晚餐想不想吃点特别的东西，结果却听到了他最为恶毒的诅咒：他将从坟墓里诅咒我和罗杰斯以及所有在监狱工作的人。

我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当罗杰斯和我在四点十分进入死囚牢房时，发现蒂斯戴尔完全还是老样子，只是他的躁狂症转入了忧郁期；他跪在小小的囚床上，双眼茫然地凝视着对面的墙壁。奉命守着他的两名狱警霍洛韦尔和格兰杰（后者也是官方指定的刽子手）告诉我，他像这样已经有几个小时了。我再次征求他的意见，要不要请神职人员。他不说话，身子也不动。我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请求，走向绞刑架时要不要戴上头罩。他没有反应。

我把霍洛韦尔拉向一旁，“也许用头罩好些，”我说，“对我们大家也省事。”

“是，先生。”

罗杰斯和我在格兰杰的陪同下离开死囚牢房，最后一次检查绞刑架。绳索已经挂好，该打的绳结也已经打好。格兰杰再次确认无误后，我打开了平台下面的门，这里有个小小的空间，离上面的平台有八英尺高，在死囚落入活动踏板后容纳他头部以下的大部分身体，这样，其痛苦挣扎的形状将不会被监刑者看到——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所有的监狱推广，而我颇为此自得。

检查完这个小小的空间之后，我重新锁上门，转身上十三级台阶，来到



平台上。活动踏板的机关是由一个设在地板上的杠杆控制的，当格兰杰启动杠杆时，踏板将会向下打开。我们试用一遍之后，我宣布一切就绪，派罗杰斯把监刑人和狱医请来。这时已是四点三十五分，执行死刑的时间应该是准五点。前晚我曾收到地方官的一封电报，说最微小的减刑希望也已不存在了。

当罗杰斯陪同监刑人和狱医回来后，我们在距绞刑架四十英尺的一排椅子上就座。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外面的雷声还在轰响，又大又密的雨滴砸在铁皮屋顶上，怪异的气氛一点也没有被明亮的灯光冲淡，行刑前的每时每刻都很难熬。

我打开怀表，差五分钟五点。我打了个手势，示意门口的狱警去提死囚。过了三分多钟，那扇门重新打开，格兰杰和霍洛韦尔带着蒂斯戴尔进来了。

三个走向绞刑架的人带来一股阴森之气：格兰杰穿着黑色的刽子手长衣，霍洛韦尔穿着咔叽布的狱警服，戴着尖帽，夹在他们中间的蒂斯戴尔则一身灰色的囚衣和黑色的头罩。蒂斯戴尔趿拉着鞋走过去——身体僵硬但没有抵抗，只是开始上台阶时他本能地挣扎了一下，但格兰杰和霍洛韦尔把他紧紧抓住，架上了平台。霍洛韦尔让他站在踏板上，格兰杰则把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收紧。

我手上的表已经五点，按照法律的程序，格兰杰发问：“在对你执行判决前你还有最后的话要说吗？”

蒂斯戴尔无语，但身体却因恐惧而扭曲了。

格兰杰朝我这个方向看过来，我举起手表示照准。他从蒂斯戴尔身边退开，把手放在那个杠杆上。就在这时，室外传来长长的一串雷鸣，似乎要把屋顶震开。我的脖颈上感到一丝凉意，不由自主地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

雷声刚刚消失，格兰杰立刻搬动了杠杆，霍洛韦尔松开了抓着蒂斯戴尔的手并退后半步，踏板轰然打开，受刑人的身体颓然落下。

同一时刻，我感觉似乎在踏板打开处闪过一道银光，但它如此短促，我只能认为那是我的错觉。我的注意力被那条绳索吸引住了：它荡摆了几下后彻底绷直了，最后变得一动不动了。我让自己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往前坐坐。这时，格兰杰和霍洛韦尔正眼望别处，不出声地读秒。

约摸一分钟过去了，格兰杰转过身来，走向踏板的边缘。如果尸体松弛地挂在那里，他会示意我，狱医和我就可以进入那间小室，正式宣布蒂斯戴尔已死；假如受刑人仍在剧烈扭动，那说明他在坠落中脖子扭断了——很恐怖，但我的确看到过这种情况发生——一般都是等待这个过程自己结束。是够残忍的，我知道，但法律的意志必须得到贯彻。

可这次，格兰杰的反应太奇怪了，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像是肚子疼那样弯下了腰，扭曲的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四肢着地趴在平台上后，霍洛韦尔也凑了过去，一起向底下窥望。

“怎么回事？格兰杰？”我叫道，“发生了什么事？”



几秒钟后他直起身来，转向我，“你最好上来一下，帕克典狱长，”他说。他的声音尖得刺耳，但却是发颤的，同时，手捂在肚子上，“快！”

罗杰斯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立刻跑向台阶，三步并作两步上了平台，其他狱警，包括狱医，紧跟在我们后面。低头一看，这回该我目瞪口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套索的尽头是空的。

除了地上黑色的头罩，小室内再无他物。

不可能，接受不了，阿瑟·蒂斯戴尔的身体不见了。

我跳下绞刑架的台阶，用我的钥匙打开小室的门。绝望中我还抱着一线幻想，蒂斯戴尔的尸体也许就靠在这扇小门上，门一开就滚出来。幻想毕竟是幻想，他不在里面，那小小的空间里空空荡荡。

在我叫人拿灯来时，罗杰斯正仔细检查着绞索。过了一会儿他宣布，不可能在那上面做手脚。狱警拿来灯后，我一寸一寸地查看了室内的墙壁和地面，无论是水泥地还是砖墙，连个细小的缝儿都没有。我只在地面上找到一块一英寸长的木头，但无法确认它在这里已经多长时间了。除此之外，连一根头发一段线也没有找到。黑色的头罩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可是，除了这里还能到哪里去找蒂斯戴尔或他的残存物呢？

我原地站着不动，凝视着眼前跳动的灯光，听着远处滚动的雷声。绞索尽头的蒂斯戴尔死了没有呢？我是亲眼看着他从踏板上掉下去的，我看见了绳索从摆动到绷直的过程。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一股冷风吹过我的脊背。我突然想起蒂斯戴尔要破坟而出的威胁，难道真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逻辑才能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蒂斯戴尔毕竟是个歹毒之人。会不会他邪恶的力量招来黑暗之神，在他临死的一瞬将其收纳，挟他而去？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我是个实际的人，没有自己吓唬自己的习惯，即使面对最荒诞的事我也要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阿瑟·蒂斯戴尔消失了，这是事实；问题是什么力量使然。这股力量只要是来自人间的，那就是说，不管是死是活，蒂斯戴尔仍然在箭山监狱的高墙之内。

自我鼓励着，我离开那漆黑的小室，向所有狱警发出全狱大搜查的命令。我指示警卫们要加倍小心。所有狱警集合后我发现霍洛韦尔不在队列中，我问他去了哪里，有人回答我说，几分钟前看到他匆匆离开了行刑室。

这个情况让我颇费思量。难道霍洛韦尔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甚至看到了什么，而他不明智地决定自己去核实，而不是告诉我们其他人？他受雇于箭山监狱的时间还不超过两个月，所以我对他也知之甚少。我要求找到他后让他到我办公室来。



待罗杰斯和格兰杰随众人离开后，我陪着两位监刑人来到办公区，请求他们留到疑团破解后再走。当我在自己桌前坐下，等候霍洛韦尔和搜查结果时，我预计一个小时内就会有一个答案。

然而，这次我又错了。

头一个消息是半小时后传来的，它惊人的程度不亚于蒂斯戴尔在行刑台上的失踪：一位面如土色的狱警报告说，在铸铁车间和行刑室之间的一个堆杂物的披屋后发现了一具尸体。但却不是阿瑟·蒂斯戴尔的尸体。

是霍洛韦尔，被一柄尖锥刺死的。

我立刻赶了过去。当我站在被急雨包裹着的披屋后俯视霍洛韦尔被血染红的制服时，那个刚刚冒出来过的想法又撞进我的脑海：他的被杀是不是与他知道或看到什么与蒂斯戴尔失踪的事有关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他的死因。

或者也有这种可能，他本人已经卷入了这起失踪阴谋，杀他是为了灭口。但他怎么会卷入的呢？在我的视线中，他自始至终站在平台上，没有任何可疑的举动，要说他是胁从，我就先要表示怀疑。

难道他的死是蒂斯戴尔诅咒我们大家的一个步骤？

不，我的思维中凡事都要讲逻辑的本能又占了上风。

蒂斯戴尔怎么能在吊死后又活过来？

他又怎么能逃过绞刑再逃出行刑室呢？

唯一的解释似乎应该是这样，不是活着的蒂斯戴尔在实践他偏执的复仇誓言，而是一个死了的人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邪恶力量……

为了驱散心里这些杂乱的念头，我亲自监督剩下的搜查工作。在我们从这幢建筑搜向另一幢建筑的过程中，闪电一再地划破阴沉的天空，巨大的雷声像千钧重锤直接砸在屋顶上。监狱的每个角落都被我们像篦头发一样篦了一遍，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连工作区和单人牢房的通道也没放过，尽管几星期前作为例行安检措施我已经下过全面检查的命令。

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阿瑟·蒂斯戴尔已不在箭山监狱的大墙之内。

那天晚上我是十点钟离开监狱的，留在那里已无事可做，我心里承受的山一样的重负让我多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放弃了与地方官取得联系的想法。如果我要求在全郡或全国搜查一个本该在当日下午五点整被绞死的罪犯，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疯子。如果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没有任何新的进展，我知道我将别无选择地向他讲明情况。毫无疑问，那样一个缺少蒂斯戴尔或蒂斯戴尔遗体的解释必将断送我的前程。

离开前，我对所有有责任为此事保密的人郑重强调，如果有人把下午的事



情向媒体或外界泄露，那我就砸他的饭碗。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流言蜚语满天飞或大范围的恐慌。我警告格兰杰和其他最后与蒂斯戴尔接触过的那些狱警要格外小心。最后一句话是，夜里一旦有新的情况就立即通知我。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自身的安全，可当我到了村里的住处后，倒开始疑神疑鬼起来。放松是做不到了。二十分钟后我待不住了，我必须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跟房东交代，不管是谁找我，请来立刻到哈拉南酒馆去。

进门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雄鹿吉伦，他正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起劲儿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手肘边放着一大杯黑啤酒。

吉伦一向对他的笔记本讳莫如深，从不让任何人瞥见他写在上面的一个字。但这次他如此专注，竟没有注意到我，所以我正好扫了一眼他正在写的那面纸。上面只有一个疑问句，也许是因为他的字迹非常清晰，那个句子我读了下来：

如果一个吉姆巴克单独站在海岸边，在月黑风高时歌唱，有多少沙砾会印上他的脚印？

这个句子令我费解，因为我不知从何处入手。什么叫一个吉姆巴克，这可能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符号，单从这样的句子中也很难看出是不是《大商船》那类刊物的行文风格。

吉伦还是很快意识到了我的到来，他迅速合上了笔记本，脸色也立刻沉了下来。他用恼怒的声音说道：“从背后看人家的东西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帕克。”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偷看——”

“如果以后你对我的私人领域多加尊重，那我将非常感谢。”

“当然，我会的。”我颓然在他对面的座位上坐下，叫了一杯黑啤酒。

吉伦隔着桌面仔细审视着我，“你看上去很憔悴，”他说，“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是……没什么。”

“没什么就是有什么。”

“我无权讨论这件事。”

“与下午在箭山监狱执行的死刑有关吧？”

我不由得眨了眨眼睛，“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逻辑推理，”吉伦说，“你的烦恼都写在了脸上，而且你属于那种一直生活得很平静，没怎么碰上过难题的人。你是箭山监狱的典狱长，行刑的事众所周知。你习惯准八点来酒馆，可今晚过了十一点你还没到。”

我说：“我真希望你有你那样的数学脑瓜，吉伦。”

“真的吗？为什么？”



“也许那样我就可以在难以找到答案的地方找到答案。”

“什么事情的答案?”

一位侍者端来了我要的啤酒，我满饮一口。

吉伦带着极大的兴趣望着我，而我却避开了他独眼的凝视，我意识到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吉伦却让我感到某种信心。也许他能为拨开蒂斯戴尔失踪之谜提示些什么。

“说吧，帕克，怎么回事?”他催问道，“监狱里发生了什么?”

我当然也有软弱的一面——有我此刻已无计可施的原因，更因为我已没什么退路。“是的，”我说，“监狱里是出了事儿。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事儿，我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我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如果我跟你说了，你能保证不再扩散吗?”

“那当然。”吉伦身体前倾，那只真眼流露出极大的参与热情，“说下去，帕克。”

虽然事先已经要求自己尽量平静，但讲着讲着还是激动起来，我把细节全都讲到了，吉伦听得非常仔细，一次也没有打断我。在那晚之前，我还从没见过他如此激动过。他把鸭舌帽摘掉，用一只手使劲梳理着稀疏的头发。

“奇妙的故事。”他说。

“可怕是个更合适的字眼儿。”

“也对，是很恐怖。难怪你会如此不安。”

“可这事根本解释不通，”我说，“但又必须有一个解释。我可不接受什么超自然力之类的暗示。”

“我要是你，帕克，就不这么急着表态。在我走过的地方我碰到过不少人类或科学无法做出满意解释的事情。”

我凝视着他，“你是不是说你相信蒂斯戴尔的消失是人力以外的力量安排的?”

“不，不。我只是说考虑的范围要广。你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了吗?”

“我想是的。”

“再想一想——要非常肯定。”

皱起眉头，我把事情的经过又细捋了一遍。这次，蒂斯戴尔从踏板上落下去的一瞬间曾闪过一道银光那个细节又浮上我的脑际；这个我还真忘记提了。我把它补上。

“啊。”他说。

“啊？这重要吗?”

“也许。还有什么更特别的吗?”

“我想没有了。时间那么短，我以为是我的错觉。”



“它没有再出现过吗？”

“没有。”

“你坐的地方离绞刑架有多远？”

“大约四十英尺。”

“那间暗室里装了电灯吗？”

“没——没有灯。”

“我明白了，”吉伦沉思地说。他抓起笔记本，打开它，用左臂挡住我的视线，开始用铅笔在上面大写特写起来。他不停地写了有三分钟，直写得我火冒三丈。

“你这该死的，吉伦！”

又写了十秒钟笔才停下。他对着写下的东西又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抬头看我。“帕克，”他说，“阿瑟·蒂斯戴尔经营着什么生意吗？”

“生意？！”这个问题令我惊讶。

“对，我是说他总得有个经济来源吧？”

“这和发生的事儿有什么关联吗？”

“也许关联还不小呢。”吉伦说。

“他在一家纺织厂工作。”

“而监狱里就有一个纺织车间，对吧？”

“不错。”

“是不是储存着大量丝绸？”

“丝绸？是的，偶尔。这——”

没容我把话说完，他又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我好不容易才压下破口大骂的冲动，用一大口黑啤酒浇灭顶在嗓子眼儿的火气，一会儿，非让他给我讲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可。可是，没等我发问，吉伦突然合上了笔记本，从座位上站起来，俯身对我说道：“我要去看看行刑室。”

“看什么？”

“核对一些事实。”

“可是——”我也立刻站了起来，“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我看得出来，”我说，“虽然我不知道就凭已有的情况你的答案是怎么得出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必须看了行刑室再说，”他坚定地说，“得不到证实的推断我是不会说的。”

这使我想起，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怪人。毕竟我认识他还没多久，而方方面面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不过，在这以前我还真没有怀疑过他的精神状态，而且，他坚定的自信强烈地感染了我。因为我太需要破解这个谜团了，因